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天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編年類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天出版社

目次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御批續資治通鑒綱目	卷一三—卷二七		明・成化中史臣纂輯 清・聖祖仁皇帝加批 頒行
卷一三 凡七年 起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盡丁巳宋高宗紹興七年		一七一—	
卷一四 凡八年 起戊午宋高宗紹興八年盡乙丑宋高宗紹興十五年		一七一—三九	
卷一五 凡一十七年 起丙寅宋高宗紹興十六年盡壬午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一七一—七二	
卷一六 凡一十七年 起癸未宋孝宗隆興元年盡己酉宋孝宗淳熙十六年		一七一—一〇五	
卷一七 凡一十七年 起庚戌宋光宗紹熙元年盡丁卯宋寧宗開禧三年		一七一—一四一	

書

名

卷

次

頁

次

作

者

卷一八

凡一十七年 起戊辰宋寧宗嘉定元年盡甲申
宋寧宗嘉定十七年

卷一九

凡九年 起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盡癸巳宋理
宗紹定六年

卷二〇

凡二十五年 起甲午宋理宗端平元年盡戊午
宋理宗寶祐六年

卷二一

凡十六年 起己未宋理宗開慶元年盡甲戌宋
度宗咸淳十年

卷二二

凡五年 起乙亥宋帝顯德祐元年盡己卯宋帝
昀祥興二年

卷二三

凡十五年 起庚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盡甲午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

卷二四

一七一—三九七

一七一—三六三

一七一—三二六

一七一—二八七

一七一—二五〇

一七一—二二七

一七一—一八一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凡十七年 起乙未元成宗元貞元年盡辛亥元武宗至大四年 卷二五 凡十八年 起壬子元仁宗皇慶元年盡己巳元文宗天歷二年 卷二六 凡二十三年 起庚午元文宗至順元年盡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 卷二七 凡十五年 起癸巳元順帝至正十三年盡丁未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一七一—四二九 一七一—四五九 一七一—四八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九十八 史部

起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凡七年
盡丁巳宋高宗紹興七年

紹興元年 金天會 春正月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

飛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尤悍強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識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俊為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許之

李成陷江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三

未幾復陷筠州

謝克家罷○二月以秦檜參知政事

發明 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而下暴盜思伐之矣秦檜狎邪小人和無過人之德因主和議敵縱之還其罪固不可原者頃因高宗無識擢為參知政事益參政宰相之漸檜何人而宜居是任乎是乃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矣其不覆人之家國者幾希自是而為參政自是而為宰相自是而主和議自是而沮戰功然則貽禍不亦大哉由辨之不早辨也綱目書此其亦履霜之意云

○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羣盜皆遁

後開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後敵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俊謀知賊急乃議戰俊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工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戰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先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于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眾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遂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發明 兵不貴多而貴在於得民心將不貴勇而貴在於得賢人苟不得民心則雖號數百萬而前途為之倒戈苟不得賢人則雖猛將千員而血流為之漂杵上書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下書張俊岳飛大敗李成則可見高宗付託得人而俊飛不辱居命矣據事直書而宋之君臣皆致其美焉此綱目不沒人善之深意也

金人陷鞏洮諸州

烏珠陷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州自是涇原熙河二路皆為金有

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達蘭北遁

榮本梁山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襲

張俊軍閬州分諸將守川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張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達蘭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渚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驕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渚者不可勝計俘戰五千餘人達蘭敗奔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于朝廷以榮知泰州

發明 善有可錄雖盜賊小人不棄此公天下之大法也榮乃漁人微之微者武功大夫職之小者而能以寡敵眾擊敗金人俘戰五千餘人頗不偉哉書之以足以見中國之遠烈雖微而賊者尚有忠君愛國之心而能破敵數萬之眾達蘭為之北遁焉其禦敵人安中國之美益亦表表者矣故特書之以

金人破福州同谷以迫興州俊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浚為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趙益昌王庶為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

諸路知興元府

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

年五十九 諡曰昭慈獻烈

金襲西遼和勒端城不克

金開耶律達實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達實所往尼瑪哈以耶律伊都遣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者漢及女真軍萬人付伊都使攻達實軍于和勒端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雲河東夫運餉和勒端去雲中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

劉光世復楚州五月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郭

仲威送行在斬之

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

作大宋中興王寶

發明作不宜作也所謂中興者統緒既絕而能克

之先武斯無愧於中興之名也帝乃藏宗之子乘
亂即位天下猶未盡失非如光武兄弟難為宗室
崛起草萊之凡況嗣統至是已經五年猶越海濱
境土日蹙又非如光武之能規恢先業不過如晉
之元帝耳烏足謂之中興哉今而作中興王寶寧
無愧於心耶用是而觀則其自足苟且之意隱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見於書法之間矣特
書于冊深識之也

廣義高宗此舉足以舉動人心而遏絕亂畧也可
謂舉得其當者矣綱目特書于冊為宋幸焉

○張俊追敗李成于黃梅成奔劉豫岳飛招張用降之

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奇潰馬退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復寇江

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
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

功第一詔追飛右軍都
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廣義分注載江淮諸郡悉平岳飛功第一嗚呼使
高宗悉以中興之事付飛而不為饒問所沮

則金人不足平矣
豈特江淮諸郡哉

六月攢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

詔權撰于會稽縣之上皇村
俟軍事寧歸葬哲宗園陵

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

時關隴六路盡陷于金正餘階成岷鳳沔五
州及鳳翔之和萬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

豫置招受司
誘宋遁逃

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

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初封于
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今其封不久舉有司具上應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封者至是以德昭玄孫令話
為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廣義宋之太祖雖襲五代之弊而纂周其德澤入
人之深誠有過焉彼傳位于太宗也雖以母

后之命非其一念友于之仁安能若此哉綱目大
書于冊而分注備載其實者于以見天俾高宗幹

旋舊疆遺土以延太祖之後也嗚呼太
宗雖負若兄而天其肯負于太祖耶

范宗尹免

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為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為政
多私屢為言者所訾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為人

會侍御史沈與求
奏其罪狀遂落職

八月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設既敗于富平乃思端言名之還稍復其官徒閬州

又從而問之吳玠誠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公王庶

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

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沒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

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涕滅之及沒以隨

投點愛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

維端以紙糊其口端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

竄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

痛惜之軍士恨有叛去者

發明 設殺無罪也沒前以讓問而此曲端此以讓

之適當猶至公當殺而不殺則其政刑為有虧不

當殺而殺之則其政刑為有濫曲端無罪何致殺

之蓋由積忌之心勝則其政刑為逆施前既敗而

無之矣此復執而殺之抑可謂之公議乎噫魏公

欽定四庫全書

忠義之心確乎不拔無可擬議獨殺端一事甚累威

德豈非君子時有不仁者哉書殺曲端而不去其

官既以明端之無罪又以

著沒之擅殺也其旨深矣

以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既而罷之張守免

時黃潛善已死張守復薦用伯彥待御史沈與

求論劾之詔伯彥復視新職守亦引疾辭去

發明 伯彥朋黨誤國罪不容誅然既免與

心而其薦賢僅若此類則識趣卑陋甚矣使非沈

與求之糾劾高宗之悔悟則小人之禍未已也故

書張守免著可免也吁

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以秦檜為

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欽定四庫全書

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保

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

命

廣義 高宗既相秦檜則中

與之業自此喪矣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

間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

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

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信名以自售外示

恬熙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名而疾之是重不

幸馬朕所以振耀廢頤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

不在

彼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發明程頤子倡鳴道學有繼續孟氏之功固非士
身至是詔贈官爵加以褒稱是亦
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

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頤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今李成推
破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可平惟閩中之寇不
一而孔彥舟蘇鄂馬友據潭曹成等在湖南江西之
間而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寇最急廣
寇次之蓋閩中云行在不遠二廣不經
殘破若非速除為害不細帝深然之

復修日歷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官故書稱前議
論之詞則有時政紀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館
欽定四庫全書

之日歷所以備言垂一世之典苟曠三十年
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

長星見詔求直言

發明是時盜賊縱橫邊患日至長星之見天戒昭
昭綱目雖書其詔求直言而分注畧不見其
言事之臣此必當時虛應故事無聽言之實故綱
目亦不得而存之耳書此亦所以見當時不知警
懼之意也雖欲
中興其可得哉

冬十一月李回罷○王德藏邵青之衆于崇明沙獲

青送行在

青寇宣州進圍太平劉光世稍降之尋復叛去聚其
衆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虎

兵執柄以入青東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
用大半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
陣始交萬矢齊發半皆逆奔賊衆殲焉
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發明

其東也蓋誅亂討逆王者之師不嗜殺人王
者之將彼悖逆之罪雖大不過誅其首惡撫其餘
衆而已何必逞忿盡殺然後為快乎漢之鄧禹家
之曹彬皆稱仁義之將者由其不嗜殺人故耳王
德驅其生靈陷於鋒鏑惻隱之心安在哉故直書
以著其暴

以孟庾參知政事○金烏珠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

大敗之烏珠遁

欽定四庫全書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
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

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以保蜀也玠在
上鳳翔民咸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

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伐兵渭河邀殺之且令
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人將摩哩白鳳翔教拉孔哈

自暗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教拉孔哈先期至陣
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

遁去摩哩方攻箭苦關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
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狙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收憤甚

謀必取玠於吳烏珠會諸師兵十餘萬遣浮梁跨渭
自寶鷄結連球營壘石為城夾潤與官軍相拒進薄

和尚原玠與弟璘運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
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

糧道度其困且是夜伏於神盆以待之敵至伏發遂
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烏珠中二流矢僅以身

允立其鬚髯而遁初全人之至也珍與璘以數年
數十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報珍之兄弟
北降者珍知之召諸將戰血盟勉以
忠義皆感泣願盡元力故能成功

廣義

金則蜀必為之衣矣蜀既失矣則臨安立得

不推裁與珍厥功
不細此舉可知

初置見錢關子

時今張浚屯婺州有司請權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
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中以給軍食商
人親關子于雜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
於是州縣以關子充雜末未免抑配而雜貨務又上
以日輪三分之一
償之人皆嗟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發明

徽宗之時東南困應奉之擾民不聊生以致
天下大亂浸不能支高宗中興鑒前事之失

正取人心之時也今以格辦合用而置見錢關子
州縣以關子充雜末未免抑配而雜貨務又止以
日輪三分之一償之自是人皆嗟怨江左沸騰噫
欲收人心之時而行失人心之事其可謂之善理
財者乎直書曰
初蓋識之也

十一月以孟度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

辛金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度為宣撫使
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溫台路入閩汝為聞大軍將至
遁入建州

富直柔罷〇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

成初陷漢陽鄂州屯彼縣湖東安撫向子謹拈之成
聽命子謹遣兵扼衛陽欲圍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
謹執已即擁衆而南官軍
急潰成大掠執子謹而去

金以陝西地界劉豫

於是中原
盡屬於豫

廣義

逆豫所為不過踵石晉之
既行耳君子於豫乎何誅

壬子二年 金天會 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〇韓

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

世忠聞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
七郎皆血肉兵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
謀主謝鸞施遠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
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
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慶洽牛穀商賈
死征禁脇從者汰遠獨取附賊者誅之民咸更生家
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
西湖廣
諸盜

帝如臨安

從呂頤浩
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〇置御前忠銳軍

分降盜崔增帥青趙延壽徐文等所部兵為七將
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廣義分注云以降蓋崔瑒等為之蓋增等雖降恩信未深況其狼子野心乎于時泰檜又如樞

密偏顧事而發為禍不小此舉失矣

帝初御講殿

自述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發明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

意正心修身以齊其家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是而推之矣帝自述幸以來經筵久輟

茲能初御講殿是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意也高宗於兵亂性德之日而能不忘講學之功蓋亦

知所本者人君而不好學則天下之事皆無足言者矣特書白初深予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三

三月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許之知郢州霍明襲殺

仲仲將李橫擊明走之

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復劉豫所陷州

郡仍命河南程興與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斬黃孔秀舟盧壽王亨諸鎮撫使相為應援仲至郢州

調兵知郢州霍明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

河南鎮撫使程興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之

劉豫將運汴以興也伊陽山憚之遣將顧持書誘興以王爵與新順而焚其書豫復陰陷興裨將楊偉以

利俸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與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殺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

犯詔以其子琮嗣職

夏四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

初汝文知密州泰檜為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

曹成陷賀州○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

鎮江

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泰檜因緝人言周宣王內修外獲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

內外於是帝命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蠶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

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瑒趙廷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玠楊沂中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三

督隸馬帝嘗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

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劉豫徙居汴

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折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也金軍劉

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洵沙官兩京家墓發掘殆盡賊欲煩苛民不聊生

發明豫既立為齊帝綱目止斥其姓名者不予其為僭國也豫既連都汴京綱目止書其徙居

者不予其都汴京也書法如此然後居臣之分明逆順之勢定而上下之防嚴矣

廣義逆豫臣事仇敵竊據中原罪不容誅矣況汴京實祖宗興王之地今其後嗣不綱雖失指

物天亦未厭其德方且延其祚於南渡夫何逆豫
存狂不自悔度乃竊尊其祖考蓋置祖主於宋廟
欲與太祖比肩何其不知量耶且太祖以唐明宗
所祝應期而生則知天鑒厥德付託不淺雖曰篡
周然其修德仁澤潤生民豈妄婦狐鼠輩之可
擬哉今天動威以彰逆豫之惡正所以明祚宋之
意也孰謂天人相去之遠而可忽哉後之
欲竊人土地而私其所尊者蓋亦鑒此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

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
權荆湖南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
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
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
萬守連頭嶺飛部繞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
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矣追而殺
欽定四庫全書

之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遠若等誅其
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意自負
連慶自即道責自那桂招降者二
萬與飛會連州還討成走入邵州

金以尼瑪哈為都元帥烏珠副之○五月以權邦彥簽

書樞密院事

邦彥獻圖中興
十議遂有是命

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乾宗尹嘗遣使請建太子帝
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遺時多艱零
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
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

上虞縣丞妻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合其子而
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堯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
此天下之大德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
子文孫宜居宜王遭罹變故不絕如帶今有天下者
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窠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
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
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設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
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
同民庶藝祖在上英肯顧歎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
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
收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
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嘆至是選秦王
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
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鞠之皆太
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欽定四庫全書

發明天下者太祖世之天下太祖遵柱后之命合子
劉恩而立英宗天下之正義也仁宗感章聖之言
聞使太祖在天之靈安能慰乎劉文安公有言金

尼雅滿生而腹下有瘕類太祖殂時之狀後尼雅
滿入汴悉取太宗子孫以去疑太祖復生以報完
也此其引野史之詞雖云誣罔亦足為證今高宗
納妻寅亮之言即選太祖之後育之宮中詎非公
而書之所以予其存厚也

廣義孝宗之立實天使之然也上天之眷實太祖
耶書曰非商求于上天惟

天祐于一德此之謂與

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叛頤浩次于常州王德追延壽

至建平誅之

順浩至常州趙延壽兵叛于呂城鎮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順浩聞系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還行在

廣義趙延壽降盜也宜懷仁秉義者哉書曰叛曰人言惡得無罪但薄乎云爾而已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韓世忠招曹成降之

世忠既平范汝為敵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六月以李橫為襄郢鎮撫使○頒戒石銘于州縣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休爾稼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翟汝文罷

汝文雖為檜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撻為金人姦細故不得久居位

廣義

不書曰罷翟汝文而書曰翟汝文罷者明罷由汝文以見其非檜黨也其予之之意深矣

孔彥舟叛降劉豫

彥舟謀橫不奉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

二十人

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主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臨令輕賦敏吏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嚴賞而後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入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問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不至安國辭辭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問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辭不宜虛費先陰詆訖大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問游酢論精人材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咸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頃聞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人淹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家司苗劉肆逆食生苟容辱建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思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時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既臣論列之人

可派安國豈能必槍如文若之元漢室哉意安國
明於春秋而力言槍賢如此則知人信乎其難矣
惜乎安國之賢而不能知秦槍之數
固宜綱目書法之異於翟汝文也

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秦槍免榜其罪于

朝堂

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槍善及槍執政與居正論
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
曰秦槍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未啗飯共國中興
臣時心服其言槍又自謂為相數月必得動天下今
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槍所行槍聞而
憾之出居正知安州及胡安國罷槍留之不報遂求
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槍專主和議沮止國
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槍相仍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朝堂示不復用初槍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
原人還劉豫帝曰槍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
將安歸槍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蔡宏禮語以是
事及居正所言宏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播告中外
人始知槍之數

發明 其矣小人之詐也以便佞為車以邪捷為途

行及履險如山川智謀陰密詭如鬼神噫可畏哉
秦槍色藏禍心人無知者雖賢如游酢尚稱其有
才正如胡安國亦論其可用獨王居正甚言其非
抑亦先覺者乎王衍未用或恐其必壞答主從
用之而為晉禍盧杞未用識者恐其必壞答主從
後用之而為唐禍信乎小人不可不防於其始帝
能既免其官仍榜其罪可謂得好惡之公矣未幾
而復以之為相者蓋由高宗之心初無定見因物

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
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
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
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如進擢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
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
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
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
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
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槍三上
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濟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
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
林待聘樓始等二十餘人皆坐槍黨並落職罷官堂
省為之一空

發明

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邪小人汪黃餘孽衆人之慮但知暴虎馮河為可
避而不知喪國亡家為可憂安國等極言其姦以
明勿用而呂頤浩方且曲為隱蔽指為黨類同日
貶黜臺省一空嗚呼當亂離之時正用賢之日而
乃進一小人退衆君子果何謂乎宋室誠猶厭厭
垂絕之人加之以虛扁尚恐弗愈矧又飲之以配
毒烏能久哉此由高宗中心無主樂於欺已知有
頤浩勝非而不知有安國程瑀也若高宗者誠亦
可謂寄生之君耳此

廣義

茲人用意之深豈易測哉書稱知人之難信

然亦不能闕知其實自是厥後惟以言貌欺人故
高宗信其忠朴其初安國輕信游酢方其為荀文
若況文若乃巨姦之輔其出處已非正矣就使槍
如文若亦何所取文若之元漢室是亦天理終不

有違云爾苟使槍之此罷而終身不用則中興之業豈不為可成哉惜其不足以知此也此綱目惡惡之意

廣義分注備載槍賊姦狀固無深識遠見方之李

談以定南北耳高宗以南北人一言折倒蓋可知矣書曰秦檜免榜其罪於朝堂其亦著高宗之幸焉

彗星見赦求直言

發明前書彗星見詔求直言此書彗星見赦求直言則帝之敬天警省之心庶幾無愧耳然而

兩書求言卒未見其言事之臣聽言之實則高宗庶應故事從可知焉於戲天之災變本為愛居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之遇變貴乎修己高宗忽天變而不顧輕人言而不恤視災異而為玩畧無一毫省己責躬之實則天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後之有天下者其可不以天變為警而以人事為責哉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子蘄陽忠走降劉豫

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基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同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

王倫還自金

倫既破留久之尼瑪哈使烏凌阿思謀見倫語契丹時事倫久因懷歸乃倡為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

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憂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

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自古自分南北主土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之謀

歸我二帝大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沈思曰君言

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尼瑪哈至曰此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旨多不能對思謀傳侍講語欲議和決非江

南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

尼瑪哈不答及是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發明王倫之還何以特書所以明其贊成和議者皆倫之所為也故特謹而書之

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在闕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糧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闕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

金耶律伊都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廣義耶律伊都者遼之親戚也叛遼降金且為鄉道以滅遼今其謀反見殺無乃天報之與殺

遼宗室何其忍耶書曰遂見金之不當殺而殺也
則其官者明伊都之義絕於遼也書謀反者誅其
無君之心也書伏誅者定其叛逆之罪也綱目
不以外邦而廢春秋之法垂戒亂臣賊子也

○冬十月禁私酤○遣官給享于温州○十一月李綱

至潭州湖南犀盜平

綱至潭時湖湘之間流民潰卒犀
聚為盜多至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復秦州

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秦仲既死劇盜王開董
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
將郭振于白石鎮復秦州張浚承
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

綱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
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
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
狀而韓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違罷提舉崇福宮

發明 君子之言淡若水飲之無味用之有餘小人
之言甘如飴飲之有味用之不足李綱之在

湖南力陳恢復之計盡臣願浩從中沮之韓官徐
俯附會劾之噫小人之禍至是復甚矣雖然高宗
值天步艱難之時正渴於用賢之日而乃信小人
以罷君子謂之得計可乎且念李綱甫至潭州湖
南犀盜悉平不賢而能之乎高宗何故信讒之易
而疾正之深耶綱目直書罷湖南宣撫使李綱而

不去其官則其
義益可見矣

廣義 大抵白日麗空則妖魔潛伏陰靈夜塞則魘
題幸與汴宋當屯剗之世而有金兵之難犀

盜之雄故高宗見迫于金兵如越如溫在明在杭
居于海舟泊于港口若羈旅適逃無時休息犀盜
又乘時竊發各據疆土向非李宣撫諸公討平之
力其禍非小今其所言實固國之嘉謀是何縱暴
無善狀乎若頤浩者是誠無善狀者也嗚呼高宗
信讒而罷斥忠良則彼荆湘之保障其自壞夫君
子於采苓青蠅之
詩不可以不講

初取江浙湖南月椿錢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
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繫省封椿等案名充其數恭
鹽錢並不得用所椿不給十之一
二故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民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三

發明 是時天下已亂惟東南數郡范為小康然且
盜賊縱橫人心惶惑此正兢業保民內修外
攘之時也夫何軍用不足創取月椿大為東南之
民患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相君謀國不
臧而行厲民之政豈不失天下仰望之心哉然則
呂頤浩朱勝非為國憂民之心亦末矣直書曰初
之也

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
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以而盧法原
為川陝宣撫副使
與王似同治司事

熙河蘭廓經畧使闕師古舉兵復熙鞏